

李慈铭与周馥订交津门

赵耀双

李慈铭(1830—1894),浙江会稽人,字爱伯,号莼客,晚清知名文史学家。其所著的《越缦堂日记》享誉士林,位列晚清四大日记之首,治学严谨,影响深远。李氏平生交游极广,学界已有不少考述,但其与晚清重臣周馥的交往,却少有专论。今据《越缦堂日记》及相关文献,略作梳理。

晚清天津地处北洋要冲,既是通商口岸,又是洋务运动核心区域,亦为朝野士人、地方官僚交游聚晤之地。周馥(1837—1921),安徽建德人,字玉山,晚清封疆大吏、洋务事业重要实践者。他秉持务实治事之风,在河工水利、地方新政、新式教育等领域多有建树,长期入李鸿章幕府供职,宦迹多在天津。李慈铭与周馥订交,正在天津。

光绪十年(1884),李慈铭应李鸿章之聘,出任天津问津书院山长,于三月十七日抵达津门。安顿讲学事务后,四月二十一日,他遍谒直隶总督李鸿章、津海关道周馥、天津道刘树堂及盐运使额玉如等人。次日,周馥与刘树堂登门回访。李慈铭当日日记载:“刘景韩、周玉山两观察来,俱久谈。刘云南保山人,五十四。周安徽建德人,年四十八。”此次相见晤谈,为李周二定交之始。因慕李慈铭文名学识,二十三日,周馥便令三子学海、学铭、学熙拜在李慈铭门下。当晚专设宴席,“令其三子侍坐,深谈至夜二更归”。四月二十六日李慈铭返京,周馥特备湖广船相送,亲往饯行。自此二人确立交谊,常年音信相通,往来不绝。

二人交往,始终围绕“师友之谊”展开。李慈铭尽心课徒,对周

氏三子学业督导尤为尽心。次年李氏再次赴津途中,舟行漂泊之际,仍不忘为周氏诸子批改课业。日记中明确记载,途中为周学海删改制艺、订正试律,翌日又为周学熙、周学铭修订经解、赋论与诗稿,为师尽责,毫无敷衍。周馥则岁时馈问常年不断。每逢端午、中秋、年节,皆有馈赠。如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一,李慈铭记“得玉山书,馈节敬银四十两,甌脯两肩,龙眼离支各两匣,茶叶两饼”。李氏仅收茶叶,余皆璧还。除年节礼敬外,夏送冰银、冬馈炭银,常年接济。如光绪十二年五月,周馥遣二子送冰银三十两;光绪十三年腊月,“周玉山馈炭银三十两”。

光绪十四年五月,李慈铭正妻病故,周馥除遣子登门吊唁,另赠蓝缎挽幛一轴、奠仪二十金,礼数周全,情分恳切。公私事务之间,二人亦多相互成全。周馥曾延请李慈铭撰写九华山寺碑文,李慈铭亦托其购书,光绪十二年十月,李慈铭致信周馥,请其长子趁归皖之便,代购江宁新刻《太平寰宇记》、苏州蒋氏小万卷楼丛书及同文书局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。次年端午,周学熙来京,便送来《太平寰宇记》一部及节敬二十金。

李慈铭常年寓居京师,周馥久仕天津,除李氏两度赴津当面聚首,平日多通以书信。光绪十二年十月,周馥署理长芦盐运使,问津书院隶属盐运使管辖,公务关联更密,书信往来愈发频繁。当年十一月初一,李慈铭收周馥来函,并获次年三书院聘金。次年三月,周馥卸署运司,奉旨赴旅顺总理北洋沿海水陆营务,亦专

门致信告知行踪。周馥每逢公务进京,必登门拜晤。光绪十三年十月,周馥入京赴吏部核验官阶、蒙受召见,居留两月有余。其间数次造访李慈铭,李氏亦登门回访。光绪十四年五月,周馥卸津海关道任,六月奉旨入都,当年六月、八月两度拜访李慈铭,九月临出京前,馈银三十两话别,此后二人再无晤面记录。

是年秋闱,周氏二子学有所成。长子学海中式江南乡试第二十九名举人,次子学铭中顺天乡试副榜第七名。李慈铭十月初七日记载:“周生学铭来,言得顺天副榜。其兄学海江南中式,可喜也。”欣慰之情溢于言表。学生取得好成绩,里边自然有老师的一番心血在。

即便异地睽隔,二人书信往还仍未断绝。李慈铭曾两度托周馥照料亲友:一是为同乡朱福诜返乡丁忧,向其乞轮船免税单;二是为侄李孝莹谋职。光绪十九年(1893)四月初九,李慈铭致函时任直隶臬司的周馥,并附赠自著诗集两部相托。周馥很快将李孝莹荐入广平县令秦焕尧幕中。

周馥得李慈铭所寄诗集,特作《李莼客侍御寄白华绛柎阁诗初集读罢感题二首》酬赠。诗中盛赞李氏文才冠世、风雅有传,感慨二人同逢乱世、历尽沧桑,推崇其以文章立世、潜心著述的儒生襟抱。李慈铭生性恃才傲物,素来持论严苛,评此诗为“亦颇成章”,已是极高赞誉。

李周二人的交往,始于津门,终于暮年。一为文坛名士,一为疆吏名臣,二人交往成为晚清官绅士人交游形态的鲜活缩影。

天津武庙

曲振明

明代天津设卫以后,分设文学、武学,对应建文庙与武庙。武庙最初在西南城角角楼之上,春秋二祀。明万历四十年(1612),天津道高邦佐将武庙迁至城内西北角,由三卫掌印指挥张文学、赵如祖、杨大庆主持修建。清雍正十一年(1733),巡盐御史鄂礼、天津知府李梅宾再度重修。

武庙主祀周朝武成王,配祀孙武、田单、张良、诸葛亮等历代名将,并设有启圣祠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。庙内还建有明伦堂,以及储英、毓秀、进德、修业四座学斋,規制完备。明代武学每三年举行考试,考核骑射、策论,选拔数十名武生入学,另设武举教官专职训导,武学事务归兵备道负责,不受儒学学官节制。

当时武生若通晓文事、通过文科考试,可转入儒学就读。后世朝廷裁撤武学专职教官,武生考试改由学政统一管理,优秀武生也归入儒学体系。此后武学斋舍、讲堂相继荒废,仅存殿宇山门。光绪年间,天津武庙彻底焚毁,无人修缮,旧址逐渐沦为民居陋巷。

探险者宁河遇少女

章用秀

余纯顺(1951—1996),出生于上海。1988年7月1日起,开始了孤身徒步旅行探险,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拍摄了1万多张照片,写下了400多万字的日记,徒步里程达42000多公里。余纯顺也曾到过天津。

1988年8月19日,他抵达宁河县小海北乡盖邮戳。邮局内有一17岁少女,余纯顺盖完邮戳继续上路,走了约一里地,后面有人追来,是那位少女。她说:“我送送你。我感觉你这人事业心真强,太不容易了,所以我想陪你走一段。”十分钟后,她问能否满足她一个愿望。原来,她要余纯顺留个地址、姓名,说等他成功完成了计划,一定写封信告诉她。余纯顺答应了她的要求,并嘱她好好求学。她又送他一程,然后站立路旁和余纯顺分手。

《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选》写道:“我走出很远,还见她在向我挥手告别。我的眼睛模糊了,被感动得泪水怎么也忍不住地淌满了脸腮。她一再说:“‘你会成功的,一定会,像你这样的人,不会死!’”1996年6月13日,余纯顺在穿越新疆罗布泊时不幸遇难。

元代大直沽三块碑

吴裕成

清代天津方志,载元代海运相关碑记三篇:贡师道、柳贯分别撰写的接运官碑记,以及危素《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》。

关于大直沽天妃宫,危素所撰碑文记载,两次大的修建,由“朝廷发官帑钱”。又记“加天妃之庙额,天历间所赐”,与《元史》天历二年(1329)“赐庙额曰灵慈”的记载相吻合。

大直沽天妃宫受重视,缘于这一带在组织和服务河海联运中发挥重要作用。明代时,天津道胡文璧修三卫志,实地寻访,写道:“元统四海,东南贡赋集刘家港,由海道上直沽,达燕都。舟车攸会,聚落始繁,有官观、有接运厅、有临清万户府,皆在大直沽。”津地民谚“先有大直沽,后有天津卫”,所言不虚。胡文璧接着写道,“去今城东十里许废庙中有至元间碑,柳贯、贡师道、危素所撰,颇载其概”。三通碑刻,危素所撰自不待言,柳贯《接运海粮官去思碑》、贡师道《直沽接运官德政碑》也立在天妃宫,可见漕民船夫、督运官员与直沽居民祷拜妈祖之盛,天妃宫成为“聚落始繁”大直沽的社会公共空间。

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炉子

一 镜文并摄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,天津市民家家都用铁皮“洋炉子”,一用就是几十年。这种炉子既轻便又实用。

说轻便,可以提着两个“耳朵”随便端到哪里都能行;说实用,可以烧水、炒菜、烙饼、蒸馒头、熬稀饭。起初,这种炉子都是专干黑白铁加工的手艺人打制的,高矮胖瘦也没个统一标准,后来土产店里销售炉子,顶端还加装了方形炉盘。自打推广使用煤球以后,这种炉子就有了正式的名字——煤球炉子。



别小看煤球炉子,与它相关的配件就有好多种,比如斧子用来劈劈柴,簸箕用来盛煤球,拨火罐用来拢烟防风,此外还有火筷子、煤铲、刨花、废纸等。

过去的双职工家庭,孩子要学的第一件家务就是生炉子,因

为家长到家晚,要是孩子提前把炉子点着了,做饭就省了很多事。我从十几岁就负责给家里生炉子,后来又学会了发面、揣碱、蒸馒头,反正不管面“酸”了还是“黄”了,全家人都将就着吃,毫无怨言。